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

话说应天苏州府常熟县有个乡村，叫做麟绂镇黄评：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，故另立传，“麟绂”言此人，便可算得外史中之圣人矣。镇上有二百多人家，都是务农为业。只有一位姓虞，在成化年间，读书进了学，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，只在这镇上教书。这镇离城十五里，虞秀才除应考之外，从不到城里去走一遭，后来直活到八十多岁，就去世了。他儿子不曾讲过学，也是教书为业。到了中年，尚无子嗣，夫妇两个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，梦见文昌亲手递一纸条与他，上写着《易经》一句：“君子以果行育德。天二评：正为名士�门一针。当下就有了娠。到十个月满足，生下这位虞博士来。太翁去谢了文昌，就把这新生的儿子取名育德，字果行。这虞博士三岁上就丧了母亲，太翁在人家教书，就带在馆里，六岁上替他开了蒙。虞博士长到十岁，镇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包了虞太翁家去教儿子的书，宾主甚是相得。教了四年，虞太翁得病去世了，临危把虞博士托与祁太公天二评：巨眼。此时虞博士年方十四岁。祁太公道：“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，如今先生去世，我就请他做先生教儿子的书。齐评：祁太公独具�b眼。当下写了自己祁连的名帖，到书房里来拜天二评：郑重其事。就带着九岁的儿子来拜虞博士做先生。虞博士自此总在祁家教书。

常熟是极出人文[[1]](#footnote-1)的地方。此时有一位云晴川先生，古文诗词，天下第一。虞博士到了十七八岁，就随着他学诗文。祁太公道：“虞相公，你是个寒士，单学这些诗文无益；须要学两件寻饭吃本事齐评：布帛菽粱之言。我少年时也知道地理，也知道算命，也知道选择[[2]](#footnote-2)；我而今都教了你，留着以为救急之用。”虞博士尽心听受了。祁太公又道：“你还该去买两本考卷来读一读，将来出去应考，进个学，馆也好坐些[[3]](#footnote-3)。”虞博士听信了祁太公，果然买些考卷看了，到二十四岁上出去应考，就进了学。次年，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包了去教书，每年三十两银子。正月里到馆，到十二月仍旧回祁家来过年。

又过了两年，祁太公说：“尊翁在日，当初替你定下的黄府上的亲事，而今也该娶了。天二评：虞博士固善矣，如祁太公亦�M易得哉。当时就把当年馀下十几两银子馆金，又借了明年的十几两银子的馆金，合起来就娶了亲。夫妇两个，仍旧借住在祁家。满月之后，就去到馆。又做了两年，积趱[[4]](#footnote-4)了二三十两银子的馆金，在祁家傍边寻了四间屋，搬进去住，只雇了一个小小厮。虞博士到馆去了，这小小厮每早到三里路外镇市上买些柴米油盐小菜之类，回家与娘子度日。娘子生儿育女，身子又多病，馆钱不能买医药，每日只吃三顿白粥，后来身子也渐渐好起来。虞博士到三十二岁上，这年没有了馆。娘子道：“今年怎样？”虞博士道：“不妨。我自从出来坐馆，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。假使那年正月里说定只得二十几两，我心里焦不足，到了那四五月的时候，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，或是来看文章，有几两银子补足了这个数天二评：非貌为�邕\_，实体验见道理。假使那年正月多讲得几两银子，我心里欢喜道：‘好了，今年多些。’偏家里遇着事情出来，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；可见有个一定，不必管他。齐评：悟到此理便是学问已深。天二�u：可谓�诽熘�命矣。黄评：知足安分。

过了些时，果然祁太公来说，远村上有一个姓郑的人家请他去看葬坟。虞博士带了罗盘[[5]](#footnote-5)，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。葬过了坟，那郑家谢了他十二两银子。虞博士叫了一只小船回来。那时正是三月半天气，两边岸上，有些桃花、柳树，又吹着微微的顺风，虞博士心里舒畅。又走到一个僻静的所在，一船鱼鹰[[6]](#footnote-6)，在河里捉鱼。虞博士伏着船窗子看天二评：此正形容虞博士襟怀。忽见那边岸上一个人跳下河里来。虞博士吓了一跳，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来天二评：平地一波。救上了船，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水，幸得天气尚暖，虞博士叫他脱了湿衣，叫船家借一件干衣裳与他换了，请进船来坐着，问他因甚寻这短见。那人道：“小人就是这里庄农人家，替人家做着几块田，收些稻，都被田主斛[[7]](#footnote-7)的去了，父亲得病，死在家里，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。我想我这样人还活在世上做甚么，不如寻个死路！”虞博士道：“这是你的孝心，但也不是寻死的事。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，也是人送我的；不能一总给你，我还要留着做几个月盘缠齐评：安�之至。我而今送你四两银子，你拿去和邻居亲戚们说说，自然大家相帮天二评：�K非一�r豪�e博慷慨之名。若杜少卿当此，必倾囊以付，不暇后顾矣。你去殡葬了你父亲，就罢了。”当下在行李里拿出银子，秤了四两，递与那人。那人接着银子，拜谢道：“恩人尊姓大名？”虞博士道：“我姓虞，在麟绂村住。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，不必只管讲话了。”那人拜谢去了。

虞博士回家，这年下半年又有了馆天二评：果然如是。到冬底生了个儿子，因这些事都在祁太公家做的，因取名叫做感祁。一连又坐了五六年的馆。虞博士四十一岁这年乡试，祁太公来送他，说道：“虞相公，你今年想是要高中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这也怎见得？”祁太公道：“你做的事有许多阴德。齐评：要中�有�德，这话便是可中之人了。虞博士道：“老伯，那里见得我有甚阴德？”祁太公道：“就如你替人葬坟，真心实意；我又听见人说，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亲的人。这都是阴德。”虞博士笑道：“阴骘就像耳朵里响，只是自己晓得，别人不晓得齐评：更深一层。而今这事，老伯已是知道了，那里还是阴德？”祁太公道：“到底是阴德，你今年要中。”当下来南京乡试过回家，虞博士受了些风寒，就病起来。放榜那日，报录人到了镇上，祁太公便同了来，说道：“虞相公，你中了。”虞博士病中听见，和娘子商议，拿几件衣服当了，托祁太公打发报录的人天二评：只是行所无事，与周进、范进绝不同。过几日，病好了，到京去填写亲供[[8]](#footnote-8)回来，亲友东家，都送些贺礼。料理去上京会试，不曾中进士。

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东巡抚，便约了虞博士一同出京，住在衙门里，代做些诗文，甚是相得。衙门里同事有一位姓尤，名滋，字资深；见虞博士文章品行，就愿拜为弟子，和虞博士一房同住，朝夕请教。那时正值天子求贤，康大人也要想荐一个人天二评：虞博士在眼前而不荐，康大人者亦可知矣。尤资深道：“而今朝廷大典，门生意思要求康大人荐了老师去。”虞博士笑道：“这征辟之事，我也不敢当。况大人要荐人，但凭大人的主意；我们若去求他，这就不是品行了。齐评：此理极明，奈人不察耳。黄评：古已有公孙段矣。尤资深道：“老师就是不愿，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，老师或是见皇上，或是不见皇上，辞了官爵回来，更见得老师的高处。天二评：既慕虞博士文章品行拜为弟子，而又动以此等�e动，何也？然孟子之门亦有�代，固不足怪。黄评：此层正对庄绍光而言，虽非求荐，来尝不自以为高矣。虞博士道：“你这话又说错了。我又求他荐我，荐我到皇上面前，我又辞了官不做：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，辞官又不是真心。这叫做甚么？齐评：�Z极正大，又极和平，真不可及。黄评：庄杜二人犹有“征辟”二字存于胸中，虞博士并不以为意，所以为第一人。作者盖见当日鸿博，策马赴召不求闻达者甚多，故著为此书以见志。说罢，哈哈大笑。在山东过了两年多，看看又进京会试，又不曾中。就上船回江南来，依旧教馆。

又过了三年，虞博士五十岁了，借了杨家一个姓严的管家跟着天二评：前后无所�^姓杨者，恐「杨」乃「祁」之误。再进京去会试。这科就中了进士，殿试在二甲，朝廷要将他选做翰林。那知这些进士，也有五十岁的，也有六十岁的，履历上多写的不是实在年纪；只有他写的是实在年庚，五十岁。天子看见，说道：“这虞育德年纪老了，着他去做一个闲官罢。”当下就补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。虞博士欢喜道天二评：他人以为戚，渠反欢喜。“南京好地方，有山有水，又和我家乡相近。我此番去，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，团着，强如做个穷翰林。”当下就去辞别了房师、座师，和同乡这几位大老。翰林院侍读有位王老先生，托道：“老先生到南京去，国子监有位贵门人，姓武，名书，字正字，这人事母至孝，极有才情；老先生到彼，照顾照顾他。天二评：出武书又换一笔法。王老先生何人耶？能作是语。此与周进�荀玫又不同。虞博士应诺了。收拾行李，来南京到任，打发门斗到常熟接家眷。此时公子虞感祁已经十八岁了，跟随母亲一同到南京。虞博士去参见了国子监祭酒李大人，回来升堂坐公座。监里的门生，纷纷来拜见，虞博士看见帖子上有一个武书。虞博士出去会着，问道：“那一位是武年兄讳书的？”只见人丛里走出一个矮小人，走过来答道：“门生便是武书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在京师久仰年兄克敦孝行，又有大才。”从新同他见了礼，请众位坐下。武书道：“老师文章山斗，门生辈今日得沾化雨[[9]](#footnote-9)，实为侥幸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弟初到此间，凡事俱望指教。年兄在监几年了？”武书道：“不瞒老师说，门生少孤，奉事母亲，在乡下住。只身一人，又无弟兄，衣服饮食，都是门生自己整理。所有先母在日，并不能读书应考，及不幸先母见背，一切丧葬大事，都亏了天长杜少卿先生相助天二评：一开口便滔滔历数，急于自见耳，�K不曾说到其母�行。门生便随着少卿学诗。天二评：补笔。黄评：便递到少卿、绍光。虞博士道：“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资深案头见过他的诗集，果是奇才。少卿就在这里么？”武书道：“他现住在利涉桥河房里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还有一位庄绍光先生，天子赐他元武湖的，他在湖中住着么？”武书道：“他就住在湖里。他却轻易不会人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我明白就去求见他天二评：武书正在自述，却因虞博士听见杜少卿三字，�A入此两问答，再入武书�Z，正是断面�屠m。”武书道：“门生并不会作八股文章，因是后来穷之无奈，求个馆也没得做，没奈何，只得寻两篇念念；也学做两篇黄评：此接前语。随便去考，就进了学天二评：自�挡磺澹�无非欲显其聪明�v考高等耳。后来这几位宗师，不知怎的，看见门生这个名字，就要取做一等第一，补了廪天二评：安知非王先生之力，王先生或者也曾放过学差，或是南京本地人素知武书者。门生那文章，其实不好，屡次考诗赋，总是一等第一。前次一位宗师合考八学门生，又是八学的一等第一天二评：沾沾自喜。武书初见虞博士如此，后乃渐渐收敛，见虞、杜�T人陶冶之功。黄评：虽系自夸，却与严大老官诸人不同，且后文便不如此，自是博士、少卿陶�F之力。阅者易惑，故表出之。所以送进监里来。门生觉得自己时文到底不在行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我也不耐烦做时文。”武书道：“所以门生不拿时文来请教。平日考的诗赋，还有所作的《古文易解》，以及各样的杂说，写齐了来请教老师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足见年兄才名，令人心服。若有诗赋古文更好了，容日细细捧读。令堂可曾旌表[[10]](#footnote-10)过了么？天二评：急欲问此句，见虞博士本意所重。武书道：“先母是合例的。门生因家寒，一切衙门使费无出，所以迟至今日。门生实是有罪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这个如何迟得？”便叫人取了笔砚来，说道：“年兄，你便写起一张呈子节略来。”即传书办到面前，吩咐道：“这武相公老太太节孝的事，你作速办妥了，以便备文申详。上房使用，都是我这里出。天二评：不愧师儒。书办应诺下去。武书叩谢老师。众人多替武书谢了，辞别出去。虞博士送了回来。

次日，便往元武湖去拜庄征君，庄征君不曾会。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，杜少卿会着。说起当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过，曾收虞博士的祖父为门生。殿元乃少卿曾祖，所以少卿称虞博士为世叔。彼此谈了些往事。虞博士又说起仰慕庄征君，今日无缘，不曾会着。杜少卿道：“他不知道，小侄和他说去。”虞博士告别去了。

次日，杜少卿走到元武湖，寻着了庄征君，问道：“昨日虞博士来拜，先生怎么不会他？”庄征君笑道：“我因谢绝了这些冠盖，他虽是小官，也懒和他相见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人大是不同，不但无学博气[[11]](#footnote-11)，尤其无进士气。他襟怀冲淡，上而伯夷、柳下惠，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；你会见他便知。齐评：精神到处文章老。学问深�r意气平，此境正不易到。庄征君听了，便去回拜，两人一见如故。虞博士爱庄征君的恬适，庄征君爱虞博士的浑雅：两人结为性命之交天二评：恬适、浑雅，两人品题俱当。

又过了半年，虞博士要替公子毕姻。这公子所聘就是祁太公的孙女，本是虞博士的弟子，后来连为亲家，以报祁太公相爱之意。祁府送了女儿到署完姻，又赔了一个丫头来，自此，孺人才得有使女听用。喜事已毕，虞博士把这使女就配了姓严的管家，管家拿进十两银子来交使女的身价。虞博士道：“你也要备些床帐衣服。这十两银子，就算我与你的，你拿去备办罢。”严管家磕头谢了下去。

转眼新春二月，虞博士去年到任后，自己亲手栽的一树红梅花，今已开了几枝。虞博士欢喜，叫家人备了一席酒，请了杜少卿来，在梅花下坐，说道：“少卿，春光已见几分，不知十里江梅，如何光景。几时我和你携樽去探望一回。天二评：自有天趣，非以土木形骸为道学者。杜少卿道：“小侄正有此意，要约老叔同庄绍光兄作竟日之游。”说着，又走进两个人来。这两人就在国子监门口住，一个姓储，叫做储信；一个姓伊，叫做伊昭。是积年相与学博的黄评：“相与学博”，不过为学博生财，于中取利。虞博士见二人走了进来，同他见礼让坐。那二人不僭杜少卿的坐。坐下，摆上酒来，吃了两杯。储信道：“荒春头上，老师该做个生日，收他几分礼，过春天。天二评：正欲清�，偏来�何铮�往往有此。黄评：到处皆然，至今此风犹在。伊昭道：“禀明过老师，门生就出单去传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我生日是八月，此时如何做得？”伊昭道：“这个不妨。二月做了，八月可以又做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这就是笑话了！二位且请吃酒。”杜少卿也笑齐评：真可付之一笑。。虞博士道：“少卿，有一句话和你商议。前日中山王府里，说他家有个烈女，托我作一篇碑文，折了个杯缎表礼银八十两在此。我转托了你，你把这银子拿去作看花买酒之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文难道老叔不会作？为甚转托我？”虞博士笑道：“我那里如你的才情？你拿去做做。黄评：说得蕴藉，其实知其贫耳。因在袖里拿出一个节略来递与杜少卿，叫家人把那两封银子交与杜老爷家人带去。家人拿了银子出来；又禀道：“汤相公来了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请到这里来坐。”家人把银子递与杜家小厮去；进去了。虞博士道：“这来的是我一个表侄。我到南京的时候，把几间房子托他住着，他所以来看看我。”

说着，汤相公走了进来黄评：又添一个恶物。作揖坐下。说了一会闲话，便说道：“表叔那房子，我因这半年没有钱用，是我拆卖了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怪不得你。今年没有生意，家里也要吃用，没奈何卖了，又老远的路来告诉我做嗄[[12]](#footnote-12)？”汤相公道：“我拆了房子，就没处住，所以来同表叔商量，借些银子去当几间屋住。黄评：拆了人家房子不算，还要另借银子，无理至此。妙在虞博士总依他。虞博士又点头道：“是了，你卖了就没处住。我这里恰好还有三四十两银子，明日与你拿去典几间屋住也好。齐评：此等处似太假相，然遇不�v理之人，除了�b呆，�e无他法，看其全不动火，便是养气到家。天二评：既是表�H，在家�r�M不知其为人，而以房屋托之？虞博士于此颇近少卿。汤相公就不言语黄评：与杜少卿同一受欺，一是浑厚，一是豪爽，却大不相同。。杜少卿吃完了酒，告别了去。那两人还坐着，虞博士进来陪他。伊昭问道：“老师与杜少卿是甚么的相与？”虞博士道：“他是我们世交，是个极有才情的。”伊昭道：“门生也不好说。南京人都知道他本来是个有钱的人，而今弄穷了，在南京躲着，专好扯谎骗钱。他最没有品行！天二评：相与学博，��叉袋，打偏手，最有品行。黄评：不虞之毁。虞博士道：“他有甚么没品行？”伊昭道：“他时常同乃眷上酒馆吃酒，所以人都笑他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这正是他风流文雅处，俗人怎么得知！齐评：可�^当面�l�]。天二评：当面�他俗人，畜生不以为缣，若曰人固不可以不俗。储信道：“这也罢了；倒是老师下次有甚么有钱的诗文，不要寻他做。他是个不应考的人，做出来的东西，好也有限，恐怕坏了老师的名。我们这监里有多少考的起来的朋友，老师托他们做，又不要钱，又好。天二评：看了八十两头，心中动火，回家还要作梦。虞博士正色道：“这倒不然。他的才名，是人人知道的，做出来的诗文，人无有不服。每常人在我这里托他做诗，我还沾他的光。就如今日这银子是一百两，我还留下二十两给我表侄。”两人不言语了，辞别出去黄评：两人于少卿何仇，不过气不过八十两头耳。

次早，应天府送下一个监生来，犯了赌博，来讨收管。门斗和衙役把那监生看守在门房里，进来禀过，问：“老爷，将他锁在那里？”虞博士道：“你且请他进来。黄评：妙在门斗问“锁在哪里”，老爷说“请他进来”，一“锁”一“请”，而门斗无钱可�暌�。那监生姓端天二评：其人姓端，下文如此叙述，冤枉自见。是个乡里人；走进来，两眼垂泪，双膝跪下，诉说这些冤枉的事。虞博士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当下把他留在书房里，每日同他一桌吃饭；又拿出行李与他睡觉。次日，到府尹面前替他辩明白了这些冤枉的事，将那监生释放。那监生叩谢，说道：“门生虽粉身碎骨，也难报老师的恩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这有甚么要紧？你既然冤枉，我原该替你辩白。天二评：行所无事，非欲见德。那监生道：“辩白固然是老师的大恩，只是门生初来收管时，心中疑惑，不知老师怎样处置，门斗怎样要钱，把门生关到甚么地方受罪。怎想老师把门生待作上客。门生不是来收管，竟是来享了两日的福；这个恩典，叫门生怎么感激的尽！”虞博士道：“你打了这些日子的官事，作速回家看看罢，不必多讲闲话。”那监生辞别去了。

又过了几日，门上传进一副大红连名全帖，上写道：“晚生迟均、马静、季萑、蘧来旬，门生武书、余夔，世侄杜仪同顿首拜”。虞博士看了道：“这是甚么缘故？”慌忙出去会这些人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先圣祠内，共观大礼之光；国子监中，同仰斯文之主。毕竟这几个人来做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人文——本意为文化，这里是人才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选择——择日，迷信的星相术的一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馆也好坐些——也容易寻觅做教书先生的机会。被聘在人宅中教书，名“坐馆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积趱（zǎn）——积攒，就是积聚、积蓄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罗盘——当中装着磁针、四围写有方位的测方向的仪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鱼鹰——就是鸬鹚，渔人所蓄养的一种捕鱼鸟。黑毛、尖嘴、爪有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斛——量器名。这里作动词用，是量取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亲供——这里指的是履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化雨——下得合时的、渍草木使渐生长的雨。譬喻完善的教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旌表——赐匾或赐建牌坊表扬，是皇帝对恪守封建道德的人所给的奖励。清例：妇女三十岁前丧夫，守寡到五十岁，或未及五十岁身故而守寡满十五年，称做“节妇”，可以受旌。虞博士问“可曾旌表”，指此，武书回答“合例”，也是说合这个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学博气——“学博”，是对大小教官包括国子监博士在内的泛称，“学博气”的意思就是一种教官习气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嗄——这里当“啥”用，是“什么”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